



汪大文作品《牡丹》。

的汪大文，在“中西合璧”的艺术追求上，有了更深刻的体会与实践。她擅长运用酣畅淋漓的墨色，在宣纸上形成游离变化的墨迹水痕，用来显示荷叶的自然肌理，再大胆地点缀金色，既丰富了墨彩的层次感，又提升了中国画的色彩感和光线度，这种雍容华贵、水墨淋漓、浑厚华滋的境界，既是具象、传统的，又是写意、现代的，在讲究笔墨、色彩和结构的同时，也在不断追求虚实和谐的统一。正如王己千先生所评价的那样：“汪大文的

汪大文作品《并蒂莲》。



作品充满了律动感和情趣美，有的删繁就简，以形写神；有的笔飞墨走，难辨始终；有的墨意巧妙，情趣横溢。画家慧心巧思，不拘囿一格，挥毫无羁，探索画有尽而意无穷的奥妙。”

心无维摩诘，笔墨是长春。面对赞誉与荣誉，汪大文看得很淡，因此，在熙熙攘攘的当代上海画坛，很少看见她的身影，但只要说起她笔下的观音、荷花，业内外无不是交口称赞。程十发大弟子，旅美著名艺术家，上海中国画院第一代嫡传正脉……无论身上有着怎样的荣誉，汪大文始终生活得像一个画坛隐士，享受生活，醉心笔墨，仅此而已。她总说自己真是幸运的一个人，老先生们在她一生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，而一生天南海北的际遇又有缘得遇许多高人、贵人、好人，妙不可言的缘分构筑了自己别样精彩的人生。

“从地球的这边到另一端，走过的是一个圆，遇到的都是贵人，不忘的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。人生之路好比行舟，迷时师渡，悟时自渡，最终渡己，渡人。”在汪大文心里，“师承”继承的不是具体的一笔一墨，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继承，是中国文化精神。民